

杜斯妥也夫斯基的

「附魔者」

李 勉

前此，「遠景出版社」出版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一部大小說「附魔者」，由孟祥森先生翻譯。這是一件「大事」，值得「表彰」。在這之前，我們差不多可以看到杜氏所有重要作品的中譯本，唯獨缺了這一本「附魔者」。這一缺，關係重大，因為「附魔者」和「罪與罰」、「白癡」、「卡拉馬助夫兄弟」合稱杜氏四大小說。如今三缺一，未免令人難過。所以「遠景出版社」和孟祥森先生的壯舉，確實值得喝采。

但有一個遺憾是，孟祥森先生把書名譯得令人費解。我想大部份的人都會以為，所謂「附魔者」一定是指跟着魔鬼走的人，其實不是。「附魔者」是根據賈奈特女士 (Garnet) 的英譯書名「The Possessed」而來的，意思是：魔鬼附身的人，或着魔的人。魔鬼附身的人當然跟着魔鬼走，但到底有分別。無論如何，「附魔者」一名按照中文習慣來講，實在有點「不詞」。

本書另有一個英譯名：「The Devils (magarshok 所譯，此本為孟譯所據之底本)」，中文名字耿濟之譯為「羣鬼」。但不論是「The Possessed」或者「The Devils」，也都不好懂，讓

人有點莫名其妙。其實這是有「典故」的，在本書的開頭杜斯妥也夫斯基引了一段路加福音，引文是說：有一個人生了病，有許多鬼附身。耶穌替他驅鬼治病，那些鬼要求耶穌讓他們附到一羣豬身上，耶穌答應了。於是鬼從病人身上出來，附到豬身上，那一羣豬就衝到湖中，都淹死了，病人的病也就好了。然而，這又代表什麼意思呢？一直到小說將近結束時（孟譯九四五—六頁），我們才知道這個典故和兩個英譯書名的象徵意義。杜斯妥也夫斯基寫這本小說的目的，是要攻擊當時俄國的自由主義份子和社會主義份子。俄國就如路加福音中的那個病人，他身上所附的鬼是俄國社會一切的膿瘡、毒氣和穢物，而那些自由主義、社會主義的革命份子則是那一羣豬。這些革命份子，這些魔鬼附身而趨於瘋狂的人，會像豬一樣罪有應得的統統淹死，而那病人，那俄國也就痊癒了。

因此，「附魔者」可以說是一本政治小說，是針對十九世紀俄國政治社會狀況而寫的一本小說，而那一羣被杜斯妥也夫斯基詛咒的革命份子則是小說中的主要人物。這一羣人物中年紀最大的是斯提潘·維赫文斯基，他是四十年代理想主義的自由主義份子，是一個只會空談而完全不了解社會實際情況的無能人物。小說的開頭幾章完全是對他的嘲諷式的描繪。然而無能的理想主義者却是年輕的激進派的源頭，這些激進派是虛無主義者，是無神論者，是社會主義份子，也是恐怖份子。激進派的中心人物，也是小說最重要的主角，是以前由斯提潘教育過的斯塔夫洛金。斯塔夫洛金具有無限的力量，但從來沒做過一件「有意義」的事，他的行為總是那麼「毫無理由」的出人意表，他似乎對於善、惡的分辨毫無感覺，他常常做出損害別人，甚至損害自己的行為來「試驗」自己的意志，他是一個撒旦型的虛無主義者。斯塔夫洛金的思想影響了小說另外三個重要人物：夏托夫，以前的西化派，現在的斯拉夫主義者，認為只有俄羅斯人的上帝才能解救俄羅斯人，然而自己却無法信仰上帝；可瑞洛夫，無神論者，提倡自殺，認為：沒有上帝的意志，只有個人的意志，而個人意志的最高表現就

是毀滅自己。彼得·維赫文斯基，斯提潘的兒子，小說中唯一有實際政治行動的主要角色，恐怖分子，自稱不是社會主義者而是流氓的社會主義者。斯塔夫洛金、夏托夫、可瑞洛夫和彼得都和某個恐怖主義的革命團體有關連，彼得是實際上的領導者，斯塔夫洛金拒絕涉入行動，夏托夫以前涉入，現在則要求脫離，可瑞洛夫也拒絕涉入，但答應組織需要時，他可以隨時自殺（他是為自己自殺，但時間由組織選定，這是雙方的「契約」。）

少說的情節，正如杜氏其他作品，既緊張，又複雜。全部的故事發生在某個省城。斯提潘·維赫文斯基，由於他的自由主義思想，被大學解除教職。省城富有的女地主斯塔夫洛金太太聘他為家庭教師，教育她的孩子。由斯塔夫洛金太太支持，而由維赫文斯基主持的每週一次的聚會，是省城知識、文化的「重鎮」，參加的人物並不多，但都是省城的「前進份子」。這個形勢維持了大約十年之久，直到省長換了人，而年青的一代斯塔夫洛金和彼得·維赫文斯基也由外地回到省城來。新的文化界的「保姆」由新的省長夫人取代斯塔夫洛金太太，而新的文化界「領袖」則由彼得取代斯提潘。新舊交替之際，有一大堆疑雲籠罩在大家頭上。突然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件，都跟婚姻與愛情有關，而其癥結人物則是斯塔夫洛金，而據說他就要回到省城裏來。杜斯妥也夫斯基製造了一個非常複雜的場面，把所有的人物都聚集在斯塔夫洛金太太家中，正當大家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彼得·維赫文斯基和斯塔夫洛金先後出現了，又經過一段非常複雜的過程，小說的第一部終於結束，而前面所說的世代的轉移也終於完成了。杜斯妥也夫斯基是個製造高潮的高手，在小說第一部的後半，我們可以充分欣賞到他在這方面無比的才能。

斯提潘時代的省城，前進的知識份子只會空談，現在換了彼得，形勢大為改變。表面上他們騙得省長夫人的支持，專做一些無傷大雅但又瀆神的輕浮之舉，暗地裏，他們却散發政

治傳單，鼓動工人鬧事。彼得勸誘省長夫人舉辦招待會與舞會，為女家庭教師募款。在招待會與舞會舉行之時，彼得又安排人來鬧事，整個省城紛擾不堪，最後發生了火警，又發生了殺人案件。一連串事件的最高潮則是夏托夫的被謀殺。由於夏托夫想脫離恐怖組織，彼得欺騙其他的人說，夏托夫要出賣他們，因此說服他們一起謀殺夏托夫。彼得以為，由於這一共同參與的血腥事件，組織中的其他分子會不得不效忠於他。結果不然，有人因抵受不住心中的恐懼之情，終於向警察自首，而整個事件也就暴露在世人之前了。彼得在謀殺夏托夫之後，按照「契約」，要求可瑞洛夫自殺，並寫遺書承認，省城發生的一切罪惡都是他所幹的。可瑞洛夫自殺以後，彼得立即離開省城，因此真相大白以後，他沒有被捕。小說的最後結束則是斯塔夫洛金的自殺，他是在非常清明的意識之下遂行自殺的行動的，他的自殺表現了一個徹底的虛無主義者的徹底的行動。

有些批評家認為，這部小說在結構上有個大缺陷，那就是：彼得的政治行動和斯塔夫洛金的個人行動幾乎扯不到一塊。前面所簡述的情節主要偏於彼得方面，實際上，在斯塔夫洛金方面，則另有一段非常複雜的婚姻和愛情故事，至少牽涉到三個女孩子，而這和彼得的政治行動在小說結構上確實看不出有什麼「必要」的關連。就整部小說來看，斯塔夫洛金始終像個謎似的，似乎杜斯妥也夫斯基沒有將他充分發展完全。但另有一些批評家則以為，斯塔夫洛金和彼得以及夏托夫、可瑞洛夫都是互補的角色。彼得代表斯塔夫洛夫訴諸行動的一面，而夏托夫和可瑞洛夫則代表斯塔夫洛金形上思考的一面。斯塔夫洛金是個虛懸的人物，他的許多樣相由其他人物去扮演。因此，這部小說的結構極為完整，沒有缺點。代表兩種意見的批評家都是權威人士，因此孰是孰非，只有留待讀者自己判斷了。

十九世紀的俄國是個大動盪的時代，政治上的意見非常分歧。早年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屬

於西化派的社會主義者，但晚年的杜氏却完全相反，變成最保守的斯拉夫主義者，簡直認為東正教和專制的君主制都是俄國的「壞寶」。在這本「附魔者」裏，杜氏對所有的前進分子極盡嘲諷之能事，甚至連自由主義者都不放過。當然小說並不能絕對代表作者的思想，但要說，杜氏對於前進分子沒有恨惡之情也是不可能的事。從政治傾向說，這是一本極端引起爭論的小說。但作為小說而言，「附魔者」還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品，美國批評家Irving Howe認為是最偉大的政治小說，而Howe則絕對不是像杜氏一樣的保守人士。簡單的說，「附魔者」的成功在於人物的心理深度。本書的英譯者Magarshck基本上認為「附魔者」在結構上和作者的心態上都有其缺陷，但他還是說：「他那極富靈感的段落，他對人心驚人的洞察，他對影響着人的思想與行為的性格特點的敏銳批評都是不可磨滅。」（孟譯三六頁）。杜氏寫作這本小說的目的，是在探究革命的恐怖主義所以存在，所以獲得人羣擁護的心理基礎，在這方面，他是成功的。不論是自由主義的斯提潘·維赫文斯基、斯拉夫主義的夏托夫，虛無主義的可瑞洛夫和斯塔夫洛金，還是假託社會主義之名行動的恐怖分子彼得·維赫文斯基，杜氏都無情的發掘他們內心的種種癥結。譬如說，斯提潘，明明知道自己言大而誇，却一直到臨死之前還無法改掉惡習；又如夏托夫，深知應該信仰俄羅斯人民所信仰的神，但自己却無法信神；可瑞洛夫，提倡自殺的無神論者，却具有慈愛的心，尤其是斯塔夫洛金，杜氏讓我們看到，一個絕對的個人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，如何變成一個對道德、對人生毫無感覺的人物，必須以對他人及對自己的「惡意」來「體驗」自己的存在，時時把自己放在「不可能」（道德上的）的情境之下來讓自己陷入窘境，把「不可能」轉為「可能」，以證明自己的「自由意志」，最後不得不以自殺來結束毫無意義的一生。所有這些，都讓我們看到深不見底的人心，讓我們為之嘆息，為之感慨不已。